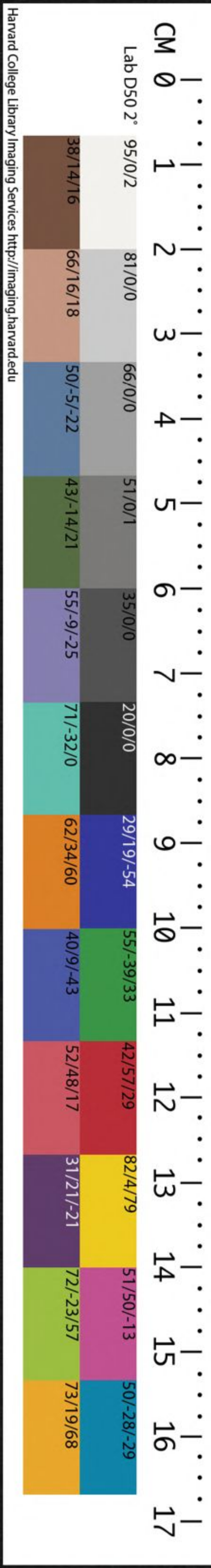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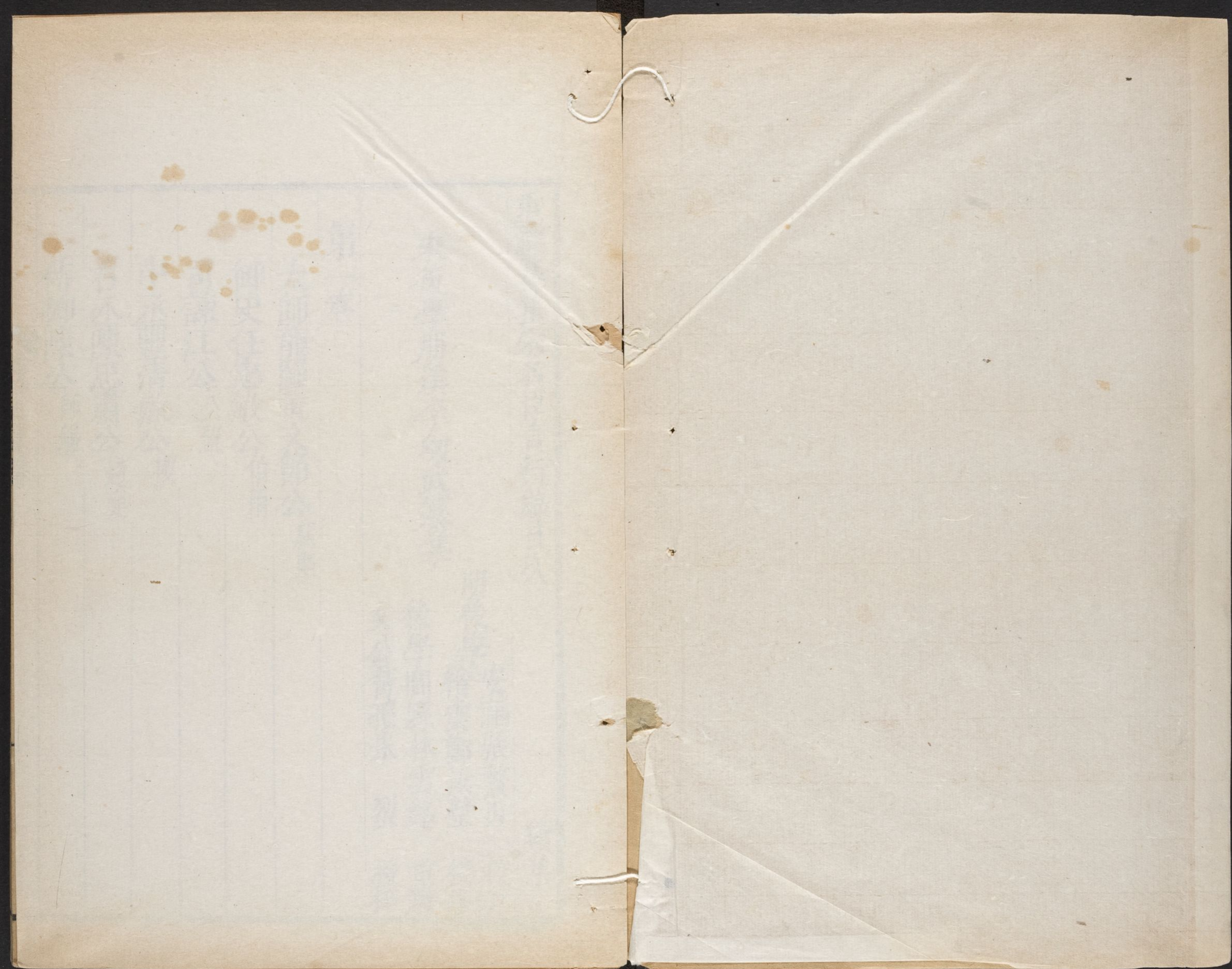


TChL 2259.5/2948B

1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重鐫纂集宋名臣言行錄目次

續集

宋後學朋溪李幼武纂集

明後學

安福張鰲山

校訂

縉雲鄭汝璧

校修

後學閩縣林雲銘

重鐫

文公齋孫朱烈

授梓

第一卷

太師龍圖黃文節公 庭堅

御史任忠敏公 伯雨

司諫江公 公望

中丞豐清敏公 稷

右丞陳忠肅公 過庭

侍御陳公 師錫

第二卷

丞相吳公敏

僉書曹公輔

同知孫忠定公傳

龍圖許公份

龍圖錢忠定公即

同知种忠憲公師道

第三卷

太師徽制傅忠肅公察

資政劉忠顯公齡

刑侍程公振

第四卷

尚書李忠愍公若水

監丞歐楊公珣

學士宇文肅愍公虛中

第五卷

太師魏國洪忠宣公皓

祕撰張公邵

尚書朱公弁

第六卷

僉樞張忠文公叔夜

直閣鄭威愍公驥

殿撰張忠確公克戩

學士向忠毅公子韶

第七卷

祕撰孫忠愍公昭遠

資政郭勇節公永

侍制楊忠襄公邦乂

第八卷

尚書呂公社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續集

黃庭堅

山谷先生文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字魯直隆興分寧人登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汝州葉
縣尉熙寧中北京教元豐三年知吉州太和縣八年
哲宗立除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集賢校理除右諫
議大夫元祐二年正月除著佐兼史館三年五月除
著作郎以趙挺之言復著佐六年七月除起居舍人
以韓川言復舊職八年除編修官紹聖初知宣州改
鄂州七月奉祠十二月責授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元
符初移戎州三年徽宗即位赦復宣義郎監鄂州稅

十月復奉議即定國軍僉判建中靖國元年三月除
權知舒州崇寧元年知太平州九月罷奉祠二年十
一月謫宜州羈管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紹興初
特贈直龍圖閣累贈太師

七歲能作牧童詩八歲作詩送入赴舉云送君歸去玉帝
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治平丙午先生再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主文衡者廬
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傳巖深鎖烟
擊節稱賞批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
四海先生遂膺首選

詢字仲同幼武之先世也居廬陵之朋川登皇祐己卯

第後以奉議郎致仕其孫忱字彥誠亦登科元祐六年
爲洪州獄掾與先生以世契交游備載書帖周益公跋
之並先生年譜

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
難之句傳至都下山老人見之擊節稱歎以爲清才
非奔走俗吏遂除北京教卽爲文潞公所知

熙寧中爲宮教王開府者酒餘脫淺色番羅襖衣之先生
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着來春氣入書帷到家
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脫贈時

元祐中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以其魯人意常輕
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飲行

言行錄一
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
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協趙
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
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蓋耳
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紹聖二年惇卞與群姦論實錄詆誣俾前史官分居畿甸
以待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繼而院吏考閱悉有
據依所餘纔三十二事殊細瑣先生書鉄瓜治河有同
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某時官北都親見之真兒戲耳
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東坡言挺之元豐末倅德州先生方監德平鎮挺之希合
提舉官之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先生以爲鎮小民
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
崇寧三年初自蜀出峽留荊州待辭免乞郡之命與府帥
馬城甚歡閩人陳舉自臺出漕先生未嘗與交也承天
寺僧爲先生乞塔記文成城飯諸部使者於塔下環觀
先生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某而已舉
與李植林虞相頤前請曰某等願託名不朽可乎先生
不荅舉由此憾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挺之有怨挺
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先生遂除名羈管
宜州

言行錄一
三
宜州
言行錄一
三

先生留連逾月極歡洽相與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也
率游浯溪觀中興碑先生賦詩書姓名于詩左魯急止
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
又遠徙蔡元長當國豈可不過爲之防邪從之而止
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
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就舍喧寂齋雖上雨旁
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
農業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
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隣屠牛之機相直用三文買
雞毛筆書此

誠齋楊公記宜州祠堂略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

昨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
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於戍樓蓋固之也卒于
所貶蓋饑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
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
生之所挾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
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
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
而先生饑寒窮死之地今乃爲騷人文士碩瞻鑢仰之
場來者思而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
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哉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

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劊之工曰小人家舊
貧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
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
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

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子瞻
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
真蹟人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於石陽休
家締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作可笑
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

嘗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
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

矣東坡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
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坡笑曰傳與本官今日斷屠

嘗嘲一俗濁老人云濁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
以復加

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
如合眼模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卽似要且不是若
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不可鑿
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
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
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

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
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
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謗訕侵陵引頸
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
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詩評

云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
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
模其意形容之謂之脫胎法

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
非墨工槩人所可及

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
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書味猶在胷中久之乃見
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
刃而解耳

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荒然疲役此何理也
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
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湛然可復
有不足之歎邪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
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頤
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獻之風愈

作又獻以宣包虎帳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常應物詩曰爲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遶樹鳴春朝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乃取視愴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洪覺範謂此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朱文公看東都事略謂學者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如黃公亦有好處不魯載得或問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並文公語

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后山叙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后山

后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時又氣餒了

后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

任伯雨

忠敏公

字德翁眉州眉山人舉進士調清江簿知雍丘縣元符三年召爲大宗正丞遷左正言建中靖國初爲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二年京卞在東西府遂入黨籍以八寶赦恩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紹興初元贈直龍圖閣

公爲正言言魯肇親兄布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衡之

任一處禁密論思之地於人情事勢豈無嫌畏

公言紹聖時惇卞用事諫官御史出其引用欺罔朝廷庭堅近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若陛下見其欺誣朋黨則庭堅不敢逃罪若非出聖意止是三省因陛下之意遂再三取旨重行用以恐脅臺諫則此事不可不察言官畏三省非國之福也

又言去歲以贍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蓋惇卞欲僥倖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邊患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歲費三百萬以守之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

曾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詔改今年爲建中靖國元年或以建中乃德宗奉天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禪位時號太宗不以爲嫌詔下公曰人才固不應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德宗坐此播遷建中乃其卽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趙挺之爲中丞公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諂事蔡卞及卞黜責又諂事曾布出入明下殆無虛日故士論以其觀望險詐號爲移鄉福建子乞加察焉布初爲皇太后山陵使以挺之爲儀仗使布與宦官劉援交通知禁中密

言行續一卷
旨就陵下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
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

先是正月朔莫夜有赤黑氣起西北方散而爲白公言正
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
正首日爲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
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
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事推之朝廷
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今
赤氣起於至陰之方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
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爲白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
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敕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飾

將士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姦惡事至
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
則可轉異爲祥矣

言天道幽遠理難取必伏見月暈圍畢昴謹按漢志曰畢
昴天街也其北爲胡其南爲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高
帝七年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
示陛下當畏懼脩省先事爲備也

言章惇身爲上宰久擅國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又風聞
虜使言虜主去年喫食次聞中國貶章惇虜主不覺放
匕筋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虜使又曰何故
只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凶姦不獨孟子所謂國人

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爲可殺也
時紹述之論已興公居言職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
天下治亂安危宗廟宮禁細故不論曾布方用事公欲
擊之布覺乃出公知滁州

蔡卞追讎元符末言者疏已罪惡而公論其欲追廢宣仁
一事尤切至乃上疏自辨以公爲首於是三省檢會公
等前爲諫官曾入章疏詆誣先朝故貶公昌化軍居三
年以星赦移居道州宣和初卒

江公望

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第建中靖國初由太常博除

左司諫以論事出守睢陽尋召爲左司員外郎除直
龍圖閣知壽州言落職蔡京用事貶南安軍以赦復
官歸而卒建炎四年加贈諫議大夫

徽宗嘗夢有題亭樹壁間數語者覺不曉所謂及公對所
論列多與夢合上歎賞之閱之甚久且曰聞卿德望儒
雅置之諫列蔽之朕心不出大臣也退朝上甚喜以公
與我夢合可以大任矣

公言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
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
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遯此所
以爲道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

言行錄一卷
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不運常運安
常不安不安常安此宰制天下之妙理戰國之縱橫秦
漢之吞併有爲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
藏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幸爾陛下以仁爲朴
以義爲削以信爲繩以智爲巧以禮爲繪政以制其用
刑以支其蠹啾啾萬鳴蠢蠢群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
故衆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群動之所止止而無止則
動亦寂矣會無所會則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靜同役
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
天人非容心也視之若弊屣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
敢忽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敢爲也人愛亦愛之人

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
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殫一隅
東顧西眄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
能弊也不畏多難而畏無難爲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
爲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爲金湯以夷狄爲赤
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內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
建極於四達之途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置之孰
能危也累數百言上稱奇者數四讀終篇上曰卿文采
甚奇每進劄子皆根義理不唯文采過人也他日又謂
公曰卿前所進劄子禁中無事玩味不釋手句句義味
已令編入上等文字中與卿流傳不朽

陳祐論曾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公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
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相且曰如此何
可容又言曾布安可去公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
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
也豈可便謂有他哉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
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
不謹如此數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上然之又抗疏論
主繼述分元豐元祐起禍亂之源言甚懇切

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乃
來祐見公公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
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

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傳會祐他日爲上謹之上以爲
名言

公言增益邏者通舊爲十人夫婦醜詆之言仇隙讎怨之
語增情釋非擿隱扶伏豈清時美事又言陛下通來蓄
能鳴善鬪之禽籠奇羽佳喙之鳥夫志有欲而不禁則
志荒志荒則政怠矣又言傳聞有姓賈中貴人臂鷓鴣
入後苑中逐禽鳥臣未之信然終疑而不釋也夫從禽
乃少年諸王之事以天子爲諸王少年事何以自輕甚
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上悉命縱之惟一鵬蓄久
頗馴雖以塵杖逐之不去乃刻公姓名於杖頭以志之
南軒張栻序公奏藁曰徽宗皇帝親萬機厭朋黨之論收

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中靖國爲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之遇進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遠便佞敦友睦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乃紹興四禩有詔追錄贈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竄斥莫遑嗚呼公亦庶幾無憾矣云云嗟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涵濡長育四十二年而收其用爲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百罹而直道隱然流

風所被論議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裔夷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卽見人才之爲國重輕如此然則爲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之氣遏導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脉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遲回利害之途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也

真西山德秀序公文集曰鈞臺嚴子陵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爲萬乘故人屈褰裳去之翛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撓江公間關從仕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爲萬世閔笑豈子陵匹邪嗚呼以

此論人殆猶以驪黃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
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伯夷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
而孔子孟子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
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公之仕未易
斷以迹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縶也所以激昂節義
而救西都頹靡之俗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挾持
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
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朕形焉豈非臣子
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嚮善而志未決元祐諸
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歧途也公懇
懇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全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

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却紹術之說不沮而自
消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爲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
哉柰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
上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
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龜大蔡建炎
中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
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媿於子陵也

豐稷

清敏公

字相之明州鄞縣人舉進士爲蒙城簿稍擢監察御
史裏行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利路憲哲宗立

徙成都召爲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
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祭酒兼侍講拜刑
侍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爲吏侍出知
河南歷真定潁昌應天府湖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
召道除御史中丞左遷工部徙禮部以樞密直學士
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文待制俄奪職知常州
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
又除名移越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五

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
變曰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
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

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
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
氈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化行俗美中國安遠
人服矣

遷中丞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
仁佐哲宗退黜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
又史官修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日錄亂之願擇史臣
申飭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
公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部布遂相

朱晦庵序公遺事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
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豈之非其深造默識
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
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
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
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
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槩之高
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
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克然有以慰滿於
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
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
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
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
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
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
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
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功所以不
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
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塞
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
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源
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邪

陳過庭

忠肅公

字實王本名揚庭徽宗賜以今名越州山陰人舉進士爲館陶簿澶州教宰中牟除宗學博擢祠部吏部員外郎遷右司使遼還遷常少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侍拜御史中丞言忤權貴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久之自便欽宗立以兵侍召復拜中丞徙禮書擢右丞遷中書侍郎使金虜往河北死於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

使遼國還徽宗問虜主苦風痺手足不舉及箭損二目是
否公對恐傳者之妄今日之務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雖盟好足恃亦宜以邊備爲念上然之

爲右司凡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向背唯
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正不倚者也

方臘反公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
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
狼籍罪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

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內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
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
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
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儻
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

變之義况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
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
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
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
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
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
君子退小人獎廉潔蠲苛撓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隲儲
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爲福矣

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瀆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
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歎息留不遣
及城陷始行二駕北狩公已在河北因留不得歸死于

燕山

陳師錫

字伯修建之建陽人舉進士爲昭慶軍書記宰臨安
縣召爲監察御史知淮陽軍提點開封諸縣鎮事知
解州入爲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卽位召
爲殿中侍御史

諫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擊奸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
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
靖國初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
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

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
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
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爲執政盡逐異已者固寵市權營
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
之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
之明乎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續集

宋名臣言行續錄卷第二

續集

吳敏

字元忠真州人大觀一年賜上舍出身靖康初以中
大夫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尋除少宰兼中書侍郎
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尋知揚州提舉明道
宮紹興初知潭州力辭改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宮復
觀文學士湖廣宣撫二年復宮祠三年卒

公請三省密院並依祖宗法又請褒贈司馬光范純仁張
商英仍罷元祐學術之禁以示好惡上猶憚元祐之名
遂取筆塗純仁爲仲淹曰庶不專顯元祐也故當日詔

書仲淹仍序光下

先是上每夕焚露香禱於天曰願盡力興復政事褒拔賢俊以救天下至是公奏上曰政事之規陛下定於露香之禱矣今當次第行之耳而臣有爲臣私計者二事願言之昔唐李德裕有言宰相寧可亟罪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侑位願陛下如察其不能亟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二省上曰好公又曰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迺是察大臣之爲奸者蓋國朝之制似乎內重則天下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之臣雖任相事願陛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上又曰好

又爲上言藝祖受命初不得已親定澤潞維揚自是休息十年而後用師四方初親駕河東不能下退乃遣將平蜀自發兵至破蜀凡四十六日自古無如是之速然破蜀之後蜀中復亂三年而後定於是擢曹彬廢王全斌以厲諸將藝祖將將紀律自此分明於是下荆湖交廣平江南朝兩浙莫不如志蓋天造草昧艱難如此今陛下當法藝祖以武定天下然須持之以久以夷大難自蔡京王黼壞文高侏童貫壞武綱紀大亂禍釁已久願陛下克寬聖心無欲速則大業可成又言漢文帝用惇厚長者天下安富武帝用材天下始多事本朝仁宗皇帝恭儉寬仁所用皆重厚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神宗皇帝勵精政事王安石始用材急功利然風俗自是壞要

之今日藝祖之英武仁宗之恭儉寬仁陛下所當法也
又爲上言爲天下者當爲一物近年以來有御前錢有
朝廷錢有有司錢人材亦然有親擢有大臣薦引一天
下而自爲分別如此是以大壞其極至於君臣相疑而
政令改行故臣願陛下常視天下爲一物則事可成上
皆嘉納

又奏臣聞六經垂訓蓋天所以奠世法也三代以後凡生
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久矣獨
恨更秦之禍禮樂缺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
廢其一意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
復可考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綿遠群言次第湮

沒而此經獨存當是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
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義亦謬矣
而聖人之經豈迺至此是弗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
著世法然則文王之易孔子之春秋皆周禮之所在也
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三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共
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並從之

曹輔

字載德南劔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
德尉憂吉除壽州安豐縣簿試中詞學兼茂科除令

所刪定官俸安肅軍除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改
祕書正字上書編管郴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靖康
初召還除諫議尋遷給事中除御史中丞除僉書密
院張邦昌僭位管公視事歸卧私室病不出以死自
誓遂奔濟州迎駕上卽位差內侍押赴都堂供職是
日得暑病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薨于位年五十九
宣和初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公爲正字慨
然上書翌日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
曰小臣敢論許大事公曰臣有小大愛君之心一也深
曰如言胡虜起於軫下無乃大峻否曰小臣言不激切
無以感悟至尊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公曰茲事里巷

細民無不知者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
相黼惡其侵已令吏從公受詞公操筆曰區區之心一
無所求愛君而已詞再卻之卒不易其語以聞上令與
遠小監當旣而編管郴州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所慮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虜
不足慮上曰朕所慮爲無將也公曰漢高祖得蕭何爲
丞相何進韓信爲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
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面奏陛下用此數
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
繪爲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

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筭決矣

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王輅衮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爲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軌出境以爲屈已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爲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知寬憂於一時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何則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爲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侮予當是時能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卻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其禍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爲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

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爲和議左右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公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爲名以戰爲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

又言金使王訥以和爲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耳

言軟語爲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點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洺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

虜犯京城宰相何棗領守禦公副之棗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棗方信妖人郭京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持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大元帥握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兵往與仁府迎之公密啓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

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再邀鑿輿出郊議未決棗奏事出云翼日車駕出城公遽云虜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棗厲聲詬公公又率馮澥共說之澥與棗同鄉齒長冀幸一聽棗不從及幸虜營至北狩皆如所料

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邦昌僭立二十餘日矣旣歸臥病不出邦昌屢勸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朴獻康王會王遣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

公從駕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御用之共圖勳

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日裂近邊之地爲數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之

孫傳

忠定公

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從禮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以事忤宰相貶蘄州安置靖康初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書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欽宗再幸虜中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

高麗入貢公言使人所過郡調人治舟搔擾生事勞費民力以妨農時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畧

與蘇軾同貶之

嘗奏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公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

惠國崇觀以來法惠

效時謂名言

虜攻京城急公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虜中久不得歸公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公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神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上還闕明日虜大闢南薰門陳兵索道君皇帝后諸王妃公主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千兩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虜營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而殺

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之者拊膺大慟曰吾太子傳義當同死生今生辱臣死之時虜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庶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公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矣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曰大人以身殉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有頃從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求呈后皇太子留守何出耶公曰主上既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虜以粘罕命召之而出不知所終

許份

字子大其先光之固始人今爲閩人以父將恩補承務卽監國子監書庫崇寧初登甲科除祕書省校書卽遷實錄院檢討官改國史編修主管太平宮特除直祕閣遷龍圖閣崇福宮祠除鴻臚卿以親老辭主明道宮丁吉除宗少除徽制提舉萬壽觀同修國史俄知鄧州兼荆南安撫提舉萬壽觀知蔡州改揚州兼淮東兵鈐奏事除徽猷直學士靖康初除龍圖直學士再任揚州以疾請祠提舉明道宮告老紹興三年十月薨年五十四

知鄧州政尚寬厚務爲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鄰路饑流歿係道鄧州賴公獨安詔公賑濟公置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率三日一議問饑飽而勞苦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有奇

上殿論時政得失言多迂時相意上皇稱善而用事者極力排恨上曰許將之子賢能世其家朕舊知之故讒不行

上宣諭揚州古名郡今委卿剷除宿弊公因請曰臣聞應奉司封記花竹凡山林之勝士民之居騷然無復遺地願悉罷去又言維揚一都會而止江都天長兩縣不足

以供經費而泰州之泰興舊屬邑也願復之又言異時帥臣於經賦外增上供九萬四千餘斛而民不堪願如政和二年舊額上皆從之

金人再入寇公卽日檄一路兵勤王進討解亳州之圍而漕糧至畿甸者不絕時諸路兵入援所至或縱剽掠多不聽入州城軍士病之公大啓城闔至者撫勞而去秋毫無犯城之圯者公一新之不踰月而功就故金人兩至中都而維揚之民晏如也

公之父當朝適值蔡京變法之秋中立不倚維持祖宗舊典抑其過甚京不得逞天下倚重上皇欲復用不果而有意於公公亦痛先志之不盡展時感激論事而小人

又沮之連牧三郡愛民有古循吏之典風刑亦畧見施設矣

錢卽

忠定公

字中道世爲開封人父居宜興今爲毘陵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移懷州推知臨安縣丞調福州察推丁吉調睦州推丁母憂吉宰潁昌府鄆城縣奉二后園陵辟爲京西漕屬崇寧中檄巡行塞下還除提舉鄜延路弓箭手就除陝西運判收復銀州旨專董芻糧除鄜延經畧安撫判官權帥事召除直龍圖知慶州兼環慶經畧安撫踰年知延安兼鄜延

帥除集撰徽猷待制顯謨直學士力詆童貫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在永數月復徽制永興帥在道除興仁守改青州改河東帥知太原政和五年丐祠五疏乃提舉洞霄宮復改直知宣州除龍圖閣學士三疏告老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薨

公初蒞事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守將喜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荅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爲名臣

三衢有冤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全活二

十三人或問之對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哉

自爲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望實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強大元豐中兵其城下羗戎壅河決水士馬幾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也居不糜廩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爲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

騰涌衆負益輕乃嚴設科條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行惟恐後公獨以爲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傾中外人皆危之公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爭傳誦之

种師道

忠憲公

字彛叔山西望族也弱冠以伯父諤蔭爲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鎮洮軍推王欽臣辟爲熙州推權同

谷縣累遷提舉秦鳳常平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忤蔡
京意罷入黨籍屏居十餘年始得成功大夫忠州刺
史涇原兵鈐知懷德軍召問得請提舉崇福宮久之
復以涇原鈐轄知西安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拜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知渭州節制諸
道兵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
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尋以都統制出蕭關
還拜保靜軍節度使童貫伐燕命盡護諸將帥無功
密奏其助賊沮軍責授右衛將軍致仕上思之起爲
憲州刺史知環州尋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
南來拜靜難軍節度使京畿兩河制置使將援兵至

闕上別置宣撫司除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
尋罷樞密及宣撫加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留京
師提舉中太二官許翰論薦復節制河北除宣諭使
尋復同知加太尉仍鎮洮軍節度使兩河宣撫使靖
康初十一月四日卒

政和初夏國議畫界其使焦彥堅以故地爲請累數百言
公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之疆土益蹙矣彥
堅驚謝曰敢不唯公命自公守境國人受不擾之賜恨
不獲伸子姪之禮於下執耳懷德爲西方極邊公築同
樂園於郊常從賓客鼓吹宴集其間使民熙熙忘其身
之在絕塞也

公初爲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公聞命卽發會姚平仲嘗以涇原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公遂率與俱北至洛陽而幹离不師已屯於城之北或止公勿行曰賊勢方銳我以偏師先犯之勝負見矣四方勤王之師視此以爲去就盍止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公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虞安能知吾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焉上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旣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公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卽拜同知公

時被病特命毋拜許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虜使王訥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公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爲卿故曰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公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又請緩與金帛禁游騎使不得遠掠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聞其言止此易之

上方倚公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不相下時平仲之父古帥熙河以兵勤王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於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於上上一日遣使五輩促公進戰公言過春分節可擊時相距纔八日蓋遲其弟師平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虜營生擒幹离不奉康王以歸故公言不用旣而平仲謀

言行錄二卷
泄虜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劫寨反爲所敗而還初公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爲三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理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賊寨二三里環營守之絕其剽掠使其乏食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銳五萬人自河陽駐滑州進屯賊營之後尅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不聽平仲敗公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

是日公分軍屯城西其後軍適虜掠之戰於板橋斬首十七級至夜遣人焚馬監東廊虜懼於牟馳岡穿塹立寨

爲自衛之計

公入對次見都堂李邦彥以下與議和戰之計荅對往復而邦彥弗識獨大笑而已是後廟堂懲二月一日劫寨之事自此因噎廢食公與李綱遂俱掣其肘公知兵有謀艱難時獨巍然有柱石望爲執政所二三故使其進退翕忽終不能用

靖康之變公首先赴難上召問計安出公奏云臣以議和非也京師周圍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十年不可攻也欲於城內札寨而城上嚴守距戰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然業已講和不可止金銀不足請見數與之如其不退乃與之戰且四鎮之地

內保州乃宣祖陵寢斷不宜割與上令公於政事堂共
議公見邦彥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
餘京師之民雖不能戰亦可使守但患無糧耳若糧食
有餘噐甲精銳京師十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
武事不知出此公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
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爲賊
有當時旣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撒去屋舍搬其
所蓄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
之際不暇及此公笑曰好荒左右皆笑公與邦彥議人
人異同性李綱與公合奏公所議而請身任其責後以
綱爲守禦使用公計遣使以金帛不足事曉諭粘罕粘

罕意果不滿引兵攻城綱出兵小不利邦彥等歸罪公
與綱而罷其兵兩日人情危駭而上不知也

靖康太學
遺錄

中丞許翰上疏曰伏見罷師道提舉中太二宮中外聞之
悵然失色按師道沉毅有謀山西將士人人信服素聞
其賢臣所詢訪數十百人皆言師道雖已老疾智慮不
衰而朝廷以爲老無計策不可復用且昔秦始皇老王
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用充國之老終漢之世
無西戎之患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一數以
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當謂不可用也今無故
解其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
翰章累上言復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

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公寂然不語翰因言平仲城下用
兵之失以感發之公始言我寡彼衆當分兵結寨守要
地使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
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
粘罕之兵聞已和而退命公宣撫河北駐滑州復命兼河
東宣撫公乃請合山東陝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滄滑衛
河陽預爲防秋之計徐處人等謂金人重載甫還豈能
復來不宜先自擾費且示敵以弱議格不用
公駐河陽虜使王訥來禮甚倨公知虜必大舉卽上疏請
幸長安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復召還不能入
見矣

虜陷京城上聞之慟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春初
虜之去也公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
至是果然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三

續集

傅察 忠肅公

字公晦獻簡公之猶子孟州濟源人年十七以類試
 河北運司高薦試禮部以避親別試復在高選初任
 青州法歷永平淄川丞久之除常丞召對除兵部員
 外郎逾年遷吏部宣和七年十月借宗正少卿接伴
 金使行至境上不屈遇害年三十七贈徽制乾道中
 累贈少師

公未廷試蔡京輔政賣弄威權脇制中外且陽示舍容誘
 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至視公

又託其姻強公相見公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器識未
易量也後公爲清獻婚京衛之

爲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幹离不入寇或勸
其毋遽行公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遇
幹离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太子雖貴人
臣也當以賓見何拜爲幹离不怒曰汝國失信吾興師
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公曰兩國講好信使往來項
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爲乎虜左右捉
使拜白刃如林公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
或抑挫使伏地公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幹离不怒曰
爾不拜我耶摩令去公知不免謂其下曰虜勝我以拜

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鐘念我聞之必大戚
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
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遇害

公生而秀穎異於他兒十歲不戲弄誦書問學晨夕不懈
公忠孝得於天資刻意好學自少至壯未嘗一日廢初遊
場屋同舍或出入飲博客至公獨在初未爲異後至每
如此人方歎其修謹

公與蔣噩同爲接伴遇虜酋噩等拜獨公不屈曰主上明
若日月胡欲敗盟南北敵國安知非送死哉我有死而
已膝不可屈也

劉韜

忠顯公

字仲偃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當五季之亂避地建之
崇安遂爲閩人登元祐九年第調洪州豐城尉再調
秦州陝城令崇寧初王厚帥熙避狄道令復辟經幹
轉武勝軍節僉京漕吳澤仁辟主管丁吉監在京綾
錦院轉朝散郎提舉陝西偵司召至除直秘閣領轉
運司事升秘撰遷中大夫除制置解監副使尋領使
事除集撰改陝西漕使宣和初丐祠除徽制主西京
崇福宮除知越州明年詔拜述古直學四年召旨充
宣撫司參謀官五年遷光祿大夫顯謨學士知建州

改福州除延康學士尋落職提舉鴻慶宮尋復職知
荆南府改建州除真定帥靖康初拜資政學士遷銀
青拜河北帥未行復拜河北河東宣撫副使繼除都
大京城四壁守禦使卽報罷爲時相所擠降五官落
職宮祠二年遣使虜金人欲用之不屈而終年六十
一詔復官贈資政大學士

初尉豐城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饑民救
死耳率豪右出穀賑卹之存活者甚衆盜亦戢

方臘反陷杭睦二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悉遁或請
公行公曰吾爲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爲動民間公言稍
還公下令曰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民謹奮無敢後遂葺

壘練兵爲戰守備明年二月賊陷衛安八日至城下公
麾衆出戰賊大潰橫屍蔽野自是不敢近公境温台明
以越爲屏蔽亦賴以全越民相與剗生祠比屋繪其像
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中使自京師來出御札督戰且諭將佐僚屬曰朝廷與金
人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爲鄰得
無責言乎若使異時生釁誰任其責公曰與夷狄共事
非計也童貫怒曰此出上意公以爲非計何也公曰自
古與夷狄共事鮮無後患事不成則信義恩威俱廢四
鄰解體事成則敵人恃功必有邀索唐以回紇破安祿
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况金人氣燄非回紇之比乎

初虜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
虜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給以割地遣公往虜以其
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今
欲用公矣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虜謂粘罕
爲國相云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爲正代許以家
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陳灌等曰虜乃
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
寧爲不義屈乎卽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
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以順爲
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死也付灌持歸報諸子卽
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經時十六日也燕人雜然

嘆曰劉相公忠臣也因與灌共鼓公壽聖院西崗上遍題院壁識其處灌逸歸報公子子羽具棺衾公故將王瓌等以兵護出城大殮公薨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

公爲人莊重寬厚寡言笑與人交謙恭若有所畏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至忘寢食雖盛暑寒不憚也不喜宴遊稍暇逸心不自安爲政愛人出於誠心求民瘼如去已病齟齬豪強不顧其難必極力而後已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奸則立斷不疑

公歷事二朝軍旅事未嘗不在其間意甚厭之抗章求閒略無虛歲宣和間鎮長樂公以書生起白屋一旦持帥節過家上冢與親舊揮金把酒勞問平生留連旬日不忍去閩人榮之晚益厭宦遊買田嘉興將老焉舍旁有水竹自長樂歸日與里中賢士大夫逍遙放浪相娛樂恬然無仕進意而朝廷用之不置也

公長慮遠識得於事先料敵強弱計事可否後悉如其言歷官皆補外人恨其未用及時當多故始付以大計而動輒齟齬不得施其謀雖以身殉國無負於幽顯而有志之士爲國惜之

李忠定綱挽公詩序曰士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歿之難也公毅然不動其心視歿如

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羞失節之士豈不誠烈丈夫哉

宇文虛中撰勅賜旌忠哀節碑曰平昔無事時公頻使于外未嘗陪鳴玉之列間一入朝言者隨而擊之在圍城中尚不爲時相所容一旦成難毅然在他人之前乃知忠義之士固自有守

又曰古語有之謀人之軍師敗則歿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公之始議欲以計勝敵而以激怒輕戰爲戒顯謀者與公相違卒以致禍謀者不能卽死而公乃先歿此尤爲忠臣義士之所難也

程振

字伯玉饒之樂平人入太學崇寧三年幸學以高第補和州教留辟雍久之遷博士擢常博馬外京西提學五年改京南倉入尚書膳部員外郎逾年監察御史遷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祭酒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除中書舍人忤王黼諷言者論之責提舉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撰丁尋復徽制中舍皆力辭不拜淵聖受禪忽除吏侍連帝求去不允除開封尹除刑侍靖康初虜陷京師求金冒死直前遇害時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年五十七建炎初進

朝議大夫贈端明學士

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簠餼受爵必以上嗣既經禮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

方臘暴浙右公爲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怏怏不悅曰上且謂某挾寇柰何公知黼忌其言不荅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朝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某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御前忿不能平曰公資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

淵聖受禪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幾如金人且拏兵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僻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不能用

靖康二年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棗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上而却之棗思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

失色已而虜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及公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圍猥謂四人者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以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虜不勝忿四人者皆死之上卽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

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

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且以其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聞公之喪士無不愚皆爲之出涕

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鳴鴉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之功非二聖人之意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歎美徒羨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一之役懼不能得因肆讒說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怒執

楊馮而誅之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歎服

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門者未嘗辭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才能目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翫無數爭藏之爲榮

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指掌以禍福歿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爾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他人者比肩接迹也聞

公之風者亦可少媿哉銘曰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旣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稜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道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撓搶而右窺窬兮公胡獨離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歿生於夜旦紛衆美曾不慨見兮獨令名之庶幾偉蕩陰之節歿兮吾將從晉賢之所歸龍溪

汪藻撰墓誌

李若水

忠愍公

字清卿洛州曲周人擢上舍第爲元城尉平陽府錄

濟南府教除太學博靖康初使虜除著作佐郎使還
擢禮書力辭改吏侍兼權開封尹二年卒虜中年二
十五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

蔡京復相老而耄事一出於子條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
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
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

公見粘罕于太原粘罕遣王汭偕來十一月還朝間二日
虜騎南牧公副馮澥使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
虜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以去公謂澥曰戍卒宵潰公
不可效之某死不避也遂出故道行一日奏京師言虜
寇且至宜選將練兵褒有功勸戰士修城郭飭守備以

待其來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懷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蕭
慶言已遣使京師請以河爲界因隨其軍行至京西之
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粘罕至京城外獨
遣澥同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道
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
宗室分使虜軍粘罕自冒矢石督攻甚急城陷虜召公
公出見二酋曰令何相公來計事不則縱兵入城矣遂
入見欽宗時獨何輿孫傳梅執禮秦檜并宦者數人在
左右公具傳虜人語乃遣輿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
庭偕往輿還言二帥請與道君相見欽宗曰朕當自往
耳豈可使道君皇帝蒙塵哉明日上幸虜營留三日而

還

二年虜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微號事當面議請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公扈從既而虜遣蕭太師者易御服公忿怒抱持上呼天聲苦數聲大呼罵虜泣曰吾君華夏真主狗輩敢無禮耶虜擊之面目爲傷氣結仆地良久乃蘇虜使人監視日主飯飲之公絕不食虜怒囚之蕭太師老數來勸勉公歎曰天無二日其寧有二主哉其僕隸亦來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奈何公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矣若歸勿遽言恐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死國也公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

矣

又旬日粘罕召公議立異姓公曰道君皇帝爲生靈計罪已內禪王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粘罕曰趙皇失信安得爲無過公曰若以失信爲過則女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爲豐肆爲封豕長蛇黷偵無厭女真一劇賊罵不已粘罕令曰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爲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公復罵不已遂見殺

一云粘罕再召公出公知虜難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大

聲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難三世方得河
東陵寢在焉曾不敢輕與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
帥自去年城陷之後再與王上議和永事大國軟血未
乾又復違背又於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
土地取人婦女玉帛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耳
粘罕大怒令曳出於青城東華門外敲殺之臨歿罵聲
不絕于口胡相謂曰大遼之破歿義者十數今南朝惟
李郎者一人

公臨歿爲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今天卒不言忠
臣效歿兮歿亦何愆人間而悲之

公初名若冰上召見惡其若猶弱也冰猶兵也兵不可弱
遂賜今名

高宗中興贈公官制詞云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罵
祿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

太學生祭公文曰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岳必

蹶云公人中龍肯臣犬豕云賊據床上天子在下

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

神夜泣云欲贖清卿人萬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

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抉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

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欽廟宰相皆有誤國之罪故無配享者乾道五年冬當裕
祭九月常少林栗黃甲言當時臣僚遭值艱難莫救淪

胥罕可稱述而以身殉國名節暴覈者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而事變非常難拘定制乞時詔侍從臺諫集議奏可中所陳蓋指公也汪聖錫時爲吏書獨以爲無可配享乞罷集議從之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三

終

續集



Faint, illegible text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too light to read accurately. There are also some brownish stains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page.

